

篇名：

後山開發史——
淺談十六股與延平郡王廟

作者：

謝建儒。花蓮縣私立海星中學。普一孝班。

劉家妤。花蓮縣私立海星中學。普一孝班。

彭婉婷。花蓮縣私立海星中學。普一孝班。

指導老師：

梁文祥老師

壹●前言

騎著單車，沿著種滿大波斯菊的小路，粉紅的、白的、紫的，點綴著一片綠意盎然，好若身處於陶潛的桃花源中，一切多麼輕鬆自在，六個腳踏板不停的繞著期待轉，轉眼間，我們來到了位處花蓮十六股的——延平郡王廟。為了搭配建廟時代而仿古風的城牆，略帶不真實的白灰色磚瓦，和隨風恣意飄揚的旗子，就像是神奇的時空機，將我們三人吸進先人初來花蓮開墾的年代。牽著腳踏車，緩緩穿越掛著「十六股」的城門，映入眼簾的便是具有三層樓高的延平王廟，那雄偉樣子吸引我們過去一探究竟，才發現這間廟與花蓮開發史有極大的關連；然而，土生土長於花蓮的我們，總是在歷史課本上看到有關西部開發的歷史，而東部開發的卻少之又少，於是我們便開始收集資料，希望能夠更了解有關東台灣—花蓮的開發史。

貳●正文

一、歷史文獻

1、花蓮最早的開發紀錄

為了尋找來花蓮開墾的先人的足跡，我們便來到了花蓮縣文化中心，開始了歷史文獻的收集。根據**花蓮縣志卷五—民族、宗教**指出，漢人在花蓮的開發歷史，可以追溯到明永曆三十六年。當時鄭克塽與清朝的戰事日趨激烈，在戰爭之際，金錢短缺，便派遣陳進輝來到哆囉遠（今新城鄉）採金；然而在鄭氏統治之下，並沒有開闢後山。在康熙三十二年時，和股往來貿易的陳文和林侃因為遇到颱風，使得船隻漂流至崇爻（今花蓮），幸好因為會說泰雅族語而得以安身，並且與當地的原住民部落交易，居住了一年，成為漢人的第一個在花蓮的定居者。康熙三十五年，雞籠（今基隆）通事賴科、潘冬協從者七人，越山至崇爻，招其八社歸清，為此後治理東臺灣的先聲。之後，吳球、劉却、朱一貴等，起兵屢次但都失敗，為了躲避官府追殺，其黨羽多逃到後山定居。在康正、乾隆年間，漢番界線雖然還沒有解禁，但是偷渡者日益增多。嘉慶十七年八月，有宜蘭人李享、莊找用以物易物的方式換得土地，並再花蓮耕作了幾十餘年；道光五年，有淡水人吳全、蔡伯玉等從宜蘭募兩千八百人來花蓮開墾；但是，因為水土不服、疾病以及原住民不斷侵擾的緣故，漢民族們相繼離去，於是花蓮的已開發地，復成了廢墟。到了咸豐元年，花蓮的開墾出現了一些轉變，當時的墾首就是「黃阿鳳」。

2、黃阿鳳的開發

雖然有水土不服、疾病以及原住民等等的原因擾亂著漢人來到花蓮開發，但是拓荒者仍然覬覦著後山這塊肥沃的淨土，而其中一個比較有名的拓荒者，此人便是黃阿鳳。『傳說中的後山，四季皆夏，農穫豐盛，吸引著西部和北部的冒險家。咸豐元年（西元 1851），淡水廳富農黃阿鳳多次往來後山蒐購珍奇山產』（註一），他深知這塊土地值得被開發，便與十六個股東共同出資，打算來花蓮開發。『咸豐元年，台北人黃阿鳳，募佃二千二百人，自宜蘭航海來墾，卜居美崙山西北平原，建十六股、三仙河、武暖、沙崙、十八鬮等五個村落，戮力墾殖。』（註二）他們選定了一個土地肥沃的地方定居下來，由於是十六個股東合資開發，所以當地被稱為「十六股庄」。『出發前為了安定墾眾的人心，黃阿鳳還到台南府城，恭迎國姓公（鄭成功）聖像、令旗及香火隨船庇佑。』（註三）除了迎來國姓爺以外，也供奉了其兩個部將，甘輝、萬禮之神像。在十六股庄的中央，設了一個草廟來供奉國姓公，此草廟便是今日延平王廟的前身。

3、原住民搗毀十六股庄

『然瘴氣尚盛，阿鳳以不服水土，數月病死。各頭人復不相洽，越五年，資漸罄，又與番相仇殺，墾田遂廢。』（註四）除了有瘴氣以外，嚴重威脅到漢人來花蓮開發的原因便是當地的原住民。『大約在咸豐八年左右（西元 1858），漢族先民已開墾良田百餘甲，因見漢民開墾有成，疆域也逐漸擴大，原住民族意識到生存空間遭受威脅，乃展開反撲。』（註五）當時居住十六股庄附近的原住民共有下列幾大社：加禮宛社（今新城鄉嘉里村一帶）、竹篙宛社（今花蓮市國慶與國富等里）、晡晡社（今德安一帶）、七腳川社（今吉安鄉太昌村一帶）、荳蘭社（宜昌村一帶）、里荖社（化仁村），其中，加禮宛社與七腳川社是之中最大的兩個社，其能力可與泰雅族社抗衡；由於兩社勢力強大，所以晡晡社、里荖社的收成品時常被加禮宛社人搶奪，荳蘭社常被七腳川社給欺壓。漢人也有與原住民通婚者，例如：李阿龍兄弟，其弟入贅荳蘭社，李阿龍則入贅得其黎泰雅族之酋長為婿，所以十六股庄中當時與此兩社關係友好，但與加禮宛社、七腳川社等則無法相容，而導致其後的衝突事件。（註六）

由於十六股庄的拓墾區日益擴大，開始威脅到原住民的生活，使其對漢民做出一些攻勢。『咸豐七年九月間，平埔族人密告，嘉里社、七腳川社及竹篙宛社已經協議，將利用東北季風強勁的冬天』（註七），當時的海況將會十分不佳，無法使用海運，使得漢人難以得到後援部隊，所以原住民社眾決議在十月中旬東北季風正強時聯手，進攻十六股庄。於是漢民們立即召開緊急應對會議方法，可惜意見並沒有一致，有先人主張退回台北，有些則是想留下來抵抗。『奇萊總理修文，立刻指派林蒼安等人回北部，向清朝政府討救援兵，一方面積極修築碉堡工事，加工製造武器，準備應戰守土。』（註八）選擇留下來的漢民，便開始了緊急應變措施，想要用全力來保住自己辛苦開墾的土地。『庄民急挖壕溝，壘土圍城，

戶裝城牆高約十二台尺、牆面寬約十台尺、十台尺外有河溝繞城，溝面寬約十台尺、深十台尺、牆下十台尺內則植滿刺竹叢。』(註九)，並且開始搶收第二期的糧草，作為儲備之用。

時間到了十月中旬，嘉里社趁著一個東北季風正強的晚上，開始了夜襲。『利用美崙山居高臨下，採用火攻，把山麓的清軍營寨引火焚燒，清軍被迫退入復興庄。』(註十)其他的社也相繼對十六股庄發動攻擊，戰況激烈，且死傷慘重，雖然有李阿龍率領泰雅族人前往牽制嘉里社人，但是兵力極為懸殊，刺竹林仍被搗毀。於兵臨城下之際，各社用火箭狙襲，但是城內的房屋皆是防火土割所造，所以成效不彰。『當時攻勢猛烈，守城民勇見情況危急，便將原本置於城牆上用以守夜充飢的熱粥湯潑淋攻城者，暫阻攻勢。』(註十一)各社族人見此便開始退離，不敢再接近城下。漢民經過了三個月多的死守，城內的糧食也漸漸用盡了，援兵還是尚未抵達，沒辦法繼續守下去，不得不利用夜間趁著不備之時，殺出重圍，雖然有部分漢民順利的逃跑了，但是死傷者不計其數。

4、林蒼安的開發

雖然說林蒼安早早就回到北部，請兵來十六股庄救援，但是公文層層轉交，到了第二年(咸豐八年)的元月月底，清朝政府才首次派遣清軍乘船來到花蓮進行援助。『可是，拔便港(今尚志橋)，既然被平埔族人佔據，只好利用夜間摸黑到七星潭搶灘登陸，仍被嘉禮社民步哨偵查』(註十二)，於是，社民們就在附近埋伏，等到清軍上岸登陸後，想來個出其不意的突襲。這時候的東北季風仍強，海象依然波濤洶湧，『清軍因乘舟勞疲，又突遭嘉禮社襲擊，因此慘敗。』(註十三)所以第二次清兵選擇在得其黎溪口(崇德)登陸，當時這個溪口，是李阿龍的勢力範圍，所以非常順利的上了岸，也得到充分的休息。『李阿龍先派斥候兵偵查，得知嘉禮社正在慶功宴，清軍日伏夜行，利用深夜平埔族人酩酊大醉，』(註十四)攻其不備，大舉襲擊，並且放火燒其茅屋，勢如破竹，其社的人在毫無防備之下，幾乎被滅社。『後清軍在復興庄安營休息，相繼增援，再攻七腳川社，又大獲全勝。其餘之荳蘭社、里荖社及哺哺社相繼請降，』(註十五)清官認為他們都不是首惡，又有先前入贅的漢民說明，是被逼迫的情況下才攻擊清兵，故兵不血刃，准其歸降。

清朝政府為求奇萊的安定，故派大批清軍，紮營於米崙山及拔便港(又稱陸軍港)。『光緒初年，林蒼安來自宜蘭，墾其荒地，移來接踵，以十六股為中心，名「復興庄」。』(註十六)回來復興庄(十六股庄)的漢民，亦帶了開台聖王之神像。自此奇萊的開發日趨安穩。回到復興庄的林蒼安等人，為了不要重蹈覆轍，便立即檢討過去，做出五項重要決策：一、擴大與各社的人通婚，促使漢化。二、重建復興宮。三、在復興宮內立了先前在此開發而犧牲性命的先賢神位，供奉之。

四、保留部分良田作為管理復興宮的財源，其結餘則作為新客開墾前期，金費不足時週轉之用。五、每年元月十六日、七月十六日，復興宮舉行慶典，邀請各族族人赴宴，用以聯絡感情。在每年三月三日、十一月十一日，祭其犧牲之漢族先民，以續宣召其功績。(註十七)『花蓮縣志卻清清楚楚的提及於二十四、五年後的「光緒初年，宜蘭人林蒼安等，承其餘業，戮力隴畝」，即是「復興」的交代。』(註十八)雖然林蒼安等訂定了許多新的策略，以其望其後的發展錦途，但仍有其他書籍資料指出，『光緒元年，林蒼安重墾十六股，先後踵至，各有辛勞，但成效未張，政令未逮。』(註十九)

二、花蓮與十六股庄的各個不同名稱以及其來源

回顧花蓮的開發史，我們發現不管是花蓮，或是十六股，在不同的開發年代、時代背景皆有不同的稱呼，這些稱呼有的是漢人來到後山之前，原住民所賦予的，有的則是外國人留下的，各有其特色與緣由，於是我們在這裡做出了一些關於花蓮與十六股的地名介紹。

1、花蓮

A.里奧特愛魯：此名詞為『明朝弘治年間葡萄牙人航海經過東台灣時，對花蓮溪附近區域的稱呼，其義為「產金之河」。』(註二十)

B.哆囉滿：此名詞為『西元十七世紀，西班牙佔據台灣北部(1626-1642A.D)所留下的地名。』(註二十一)曾經西班牙有一紀錄為『台灣東海岸的哆囉滿(Turmoan)，產金最多，北部金包里的山民，常往交易，然後轉賣給漢人。』(註二十二)此地產金的河川為得其黎溪(今崇德溪)。其範圍大致在新城鄉一帶，當地的泰雅族原住民稱此區域為「太魯宛」，而漢人譯作「哆囉滿」。

C.崇爻：此名詞為阿美族語「猿猴」的意思，『指的是泰雅族攀登敏捷，沿變為東台灣的代名。』(註二十三)

D.奇萊：此名詞另外也有被稱作「澳奇萊」。當時的撒奇萊雅族人與外地人接觸，被誤以為 Sakiraya 是用來稱呼地名的，就以諧音「奇萊」稱此地。『Sakizaya 族在1630年代已出現在荷蘭、西班牙文獻中，中文文獻大都稱之「奇萊」。』(註二十四)而此名詞到了日治時期，『發音與日語「討厭」諧音，因此，日人一概不用此一地名。』(註二十五)

E.洄瀾：此一名詞出自於早期來東台灣開發的漢人與其渡船經驗，『當來自於今宜蘭縣的漳州人乘船來到花蓮溪口時，見到溪水奔注與海浪衝擊成迴旋狀時，脫

口而出。』（註二十六）

F.花蓮：此名詞為「洄瀾」的諧音，因為漳州人以河洛話的俗音唸「洄瀾」成「花蓮」，到了泉州人又改以河洛話的正音來唸，一來一往，便把洄瀾變成花蓮了。『文書上「花蓮」這一地名首見於沈葆楨的奏疏裏，在此以前文書上是找不到花蓮這個地名的。』（註二十七）古稱的花蓮即為花蓮港，於花蓮市一帶，由於沈葆楨德的奏摺中出現，『因此成為官方認定的地名，從此沿用成習，而其意義和物象皆美，乃進一步成為全縣的縣名。』（註二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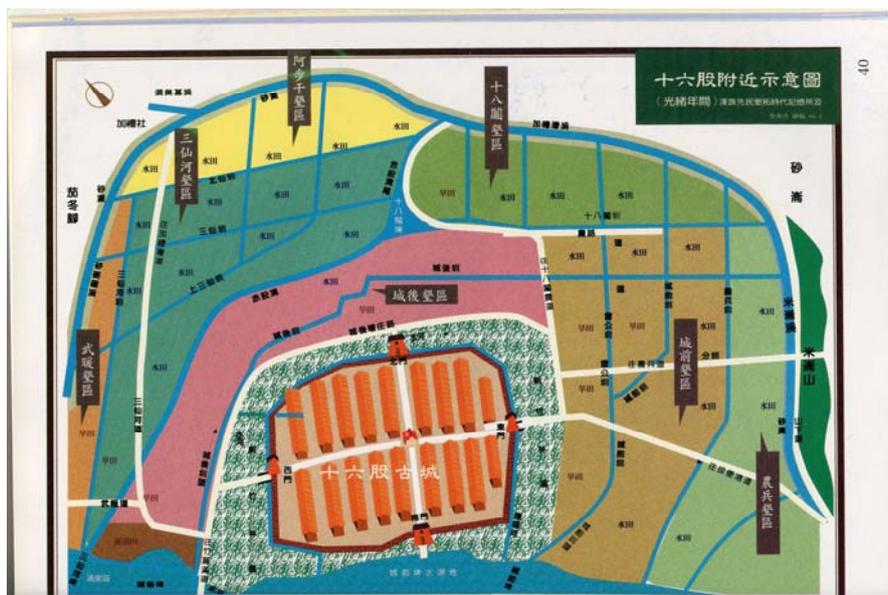
2、十六股庄

A.十六股庄：此名詞與「九份」、「九份仔」等等的緣由是一樣的。『「十六股」地名由來，縣志並無記載，徵自故老，據說是十六位耕農合作墾作而成的村落。』（註二十九）。

B.復興庄：此名詞出現在林蒼安來到十六股庄時，為了表達重建十六股庄的決心，而將此地稱為「復興庄」，以及祀奉國姓爺的廟宇改稱為「復興宮」沿用至今。

C.豐川以及其他：此名詞豐川為日治時期時，日本人對於此地的稱呼。『民國二十六年，日人改稱豐川，今化為國強、國富、二里。』（註三十）現在的延平王廟（復興庄）即位於富強里，又稱作豐村。

雖然花蓮以及十六股庄的名稱，隨著時代的演進而有所變動，但是，在此庄中央的延平王廟，在當地漢民心中的地位仍然是屹立不搖的，不管是什麼時代、發生什麼事，幾次的倒塌與重建，這間廟在居民的精神信仰，卻不曾因為這些事情而有所淡忘，百年以來始終如一。



圖(一) 此圖為十六股庄及附近耕地的示意圖
(資料來源：花蓮市延平王廟所編印《延平王廟與花蓮開發史》)

三、延平王廟文獻探討

當我們著手整理完歷史文獻資料後，發現黃阿鳳開發時期與林蒼安開發時期，都存在著一間重要的廟宇，此廟便是「延平王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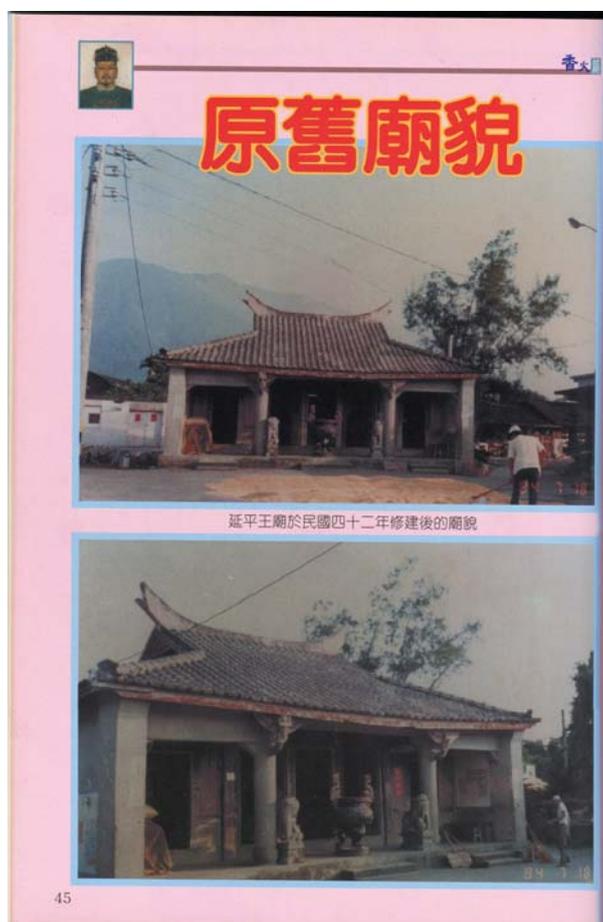
延平王廟，廟址位於十六股庄的中心，主祀延平郡王鄭成功，配祀文昌帝君、太歲星君、地藏王菩薩、五穀先帝、福德正神、關聖帝君、媚洲媽祖、天上聖母、玉皇上帝、地母娘娘、王母娘娘及當時開發此地的先賢牌位。

1、歷史

根據我們至地方文化局及延平王廟訪談的資料收集，大概可將廟宇的歷史和花蓮開發史做連結。

咸豐元年，(民國前六十一年、公元一八五〇年)，在台北淡水的黃阿鳳先生於台北、艋舺、新店、大稻埕招集十六人出資、佃二千二百餘人，拓墾花蓮(古稱奇萊)。行前，至台南恭迎延平郡王鄭成功暨其部將甘輝、萬禮神像，效法其拓荒開墾的精神，並建一草廟做為精神信仰的寄託。先民於咸豐九年，於庄中央立廟，供奉鄭成功，但先民初來開闢奇萊的阻礙除了瘴癘之氣，還有原住民自咸豐八年到同治時期不斷的侵擾。尤其以光緒四年的加禮宛社事件更為嚴重，是為開山以來規模最大的變亂，復興宮甚至遭五社的原住民摧毀，在此之後，佃農林蒼安領清軍入山開墾，重建十六股，有種種的改革：一將十六股庄改名為「復興庄」，

草廟改名為「復興宮」。二重建復興宮(於光緒十六年完成)。三於復興宮左側，立為開發而犧牲的先賢牌位。四是保留部分糧田作為復興宮的財源，剩餘部分由頭人處理，並列帳綜合運用，於一月十五日公告在復興宮內。林蒼安更在廟的左右設置鐘、鼓兩塔以供瞭望，一有危險，便以鳴鐘鼓示警。直至民國十六年，新一批的墾民重建延平郡王廟，仍稱「復興宮」。在民國四十年冬，花蓮發生大地震，由鄭東辛先生等捐資重建，正式命名為「延平郡王廟」。鄭東辛先生對於廟宇重建的形式有特殊堅持，不依循傳統古法樣式、不彩繪圖騰、甚至不參考道士的意見，完全以一種精簡樸實的屋瓦堆砌而成。民國七十三年，由於廟地為都市計畫道路用地，且四十年改建的廟宇破舊不堪，由管理委員會提議重建，延平郡王廟於民國八十六年正式第四次重建。



圖(二) 此圖為民國四十二年修建前的樣貌。

(資料來源：花蓮市延平王廟所編印《延平王廟與花蓮開發史》)

2、神明

百年來為信仰中心的延平王廟，在人民心中有不凡的地位，甚至於廟宇的神明也

隨時代有不同的重心轉移，首先要介紹由先民黃阿鳳先生自台南恭迎而來開台聖王—鄭成功。

A.主祀：延平王廟所奉祀的主神為開台聖王

初至此廟時，我們對於此廟所供奉的延平郡王就抱持著很大的疑問，因此在訪問地方耆老的過程中，就特別針對這點所探究。根據詹燕清先生口述，迎國姓爺以及其二部將甘輝、萬禮的原因除了安定民心外，也有還有凝聚民心的作用，以及效法當年鄭成功渡海率眾漢人來台，驅逐荷蘭人以開發台灣的精神。而將此廟取名為「復興宮」則是因為林蒼安為重振先民所拓墾的十六股，有其「復興」意義。

鄭成功，原名森，字大木，小字福松，福建省泉州府南安縣人，生於明天啟四年七月十四日，卒於明永曆十六年五月八日，享年三十九歲。(1624~1662)。父親為鄭芝龍，母親為日本人田川氏(翁氏)。鄭成功自小便接受鴻儒教育，十五歲考取南安縣學生員，二十一歲入南京國子監，二十二歲受南明唐王賜姓「朱」，後人以「國姓爺」尊稱；二十三歲受封為忠孝伯，並受贈尚方寶劍，三十歲受桂王封為「延平王」，但大勢已去，戰事失利，於是征討台灣驅逐荷蘭，以台灣做為反清復明之基地。

鄭成功在台的開發深受士民所愛戴，雖鄭成功在台一年又兩個月，且多居住於台南一帶，但民間流傳鄭成功功績以遍及全省，例如：台中縣大甲鎮鐵砧山的劍井，桃園縣鶯歌鎮的鶯歌石，台北市圓山的劍潭與宜蘭縣龜山島，皆自鄭成功以劍掘井取水，以劍收妖、伏怪的故事，後人民為掩清廷耳目，以開山王稱鄭成功，並建立開山王廟，左右配祀甘輝、萬禮兩將軍及南明殉難諸將士神位。



圖(三) 放置在延平王廟的鄭成功畫像 圖(四) 詔封延平王及御賜國姓之章
(資料來源：花蓮市延平王廟所編印《延平王廟與花蓮開發史》)

B.配祀：延平王廟配合人民信仰所奉祀的神明

重建後，廟方將廟宇建為三層樓，為符合民間人民信仰，自大陸媚洲天后宮、南投登瀛書院等地，恭迎文昌帝君、太歲星君、地藏王菩薩、五穀先帝、福德正神、關聖帝君、媚洲媽祖、天上聖母、玉皇上帝、地母娘娘、王母娘娘，並於廟左側供奉當時開發此地的先賢牌位，提醒後人感懷先人開闢之功勳。

在上述為配合民間信仰的配祀當中，根據我們親自訪問至廟宇參拜及點光明燈的民眾，我們發現：大多數的民眾都為求考試順利而來，而這間廟原本的意義卻鮮少人知道，可見延平王廟在人民心中的重心已逐漸從延平郡王轉為文昌帝君，而寺廟也因自南投登瀛書院的傳統添加了不少的香火。因此，再下段特別介紹登言書院的傳統——三獻禮。

3、祭典儀式

三獻禮—延平王廟自南投登瀛書院所恭迎的「梓潼帝君」為五文昌之首，掌管人間功名利祿，而三獻禮儀式便是比照登瀛書院的傳統，陳列供品後行三次獻酒，即為「初獻爵、亞獻爵、終獻爵」。延平王廟以芹菜(勤學)、蔥(聰明)、白蘿蔔(好彩頭)、粽子(包中)、糕餅(高昇)代替三牲貢品，向文昌帝君祝壽。延平王廟更舉辦「遊學台灣花蓮三獻禮青少年國際體驗營」以達到文化交流及傳承。



圖(六)(七) (資料來源：參與光明燈點燈儀式所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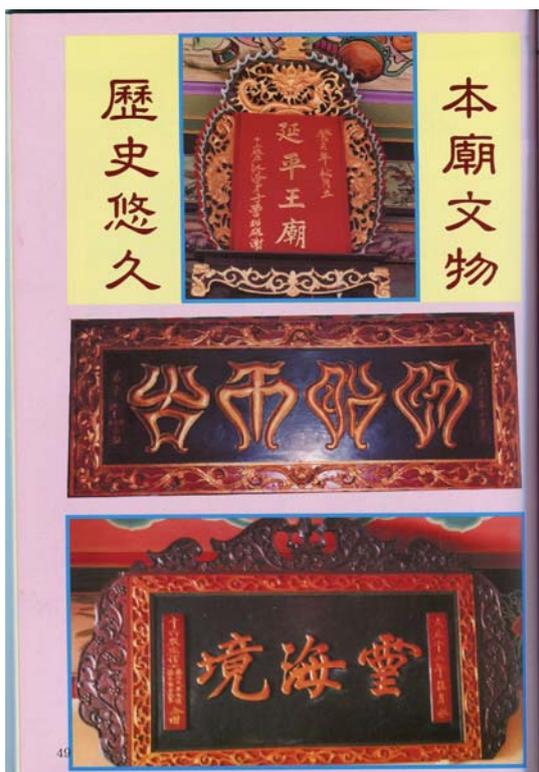
表(一) 花蓮延平王廟大事年表

國曆年份	農曆年份	大事紀要
民國七十六年 三月廿一日		舉行第一屆第四次信徒大會，會中通過下屆(第二屆)管理會委員，由第一屆委員連任。(含主任委員及常務監察委員等)
民國八十一年 一月廿五日		召開本廟第三屆第一次信徒大會，會中審議年度預決算，並改選委員結果，由鄭芳草先生當選第三屆主任委員，高金獅先生為常務監察委員。
民國八十一年 五月十二日	八十一年四月十日	廟宇重建工程，一樓至三樓(含地下層)，基礎結構體全部完成，並舉行上樑儀式。
民國八十一年 五月十三日	八十一年四月十一日	由大陸湄洲天后宮媽祖本廟恭迎天上聖母神像(二尺八寸)蒞廟安座奉祀。
民國八十一年 九月十四日	八十一年八月十八日 己時	本廟新雕刻之鎮殿開台聖王神像(三尺六寸)，舉行開光點眼進火安座典禮。
民國八十三年 五月廿日		本廟經花蓮縣政府核准寺廟登記。(寺總登字第0六0號)
民國八十四年 四月九日	八十四年三月十日	本廟承辦八十四年度全國奉祀開台聖王廟宇春季聯合祭典大會，盛況空前，圓滿成功，留下廟史珍貴燦爛的一頁。
民國八十五年 十二月廿一日	八十五年十一月 十一日	建廟工程歷經十三年，全部順利竣事，隆重舉行落成安座大典暨慶成禮斗法會，並設宴感謝各界人士及善信大德的支持和擁護。
民國八十六年 八月十日	八十六年七月 初八日	本廟第四屆主任委員由鄭芳草、常務監事由高金獅蟬聯，又委員中有數位女性當選是本屆之特色。

國曆年份	農曆年份	大事紀要
民國八十七年 十二月廿七日至 十二月廿九日	十一月九日至 十一月十一日	酬謝平安暨慶祝本廟重建落成安座二週年紀念，舉行三天祈安禮斗法會，經全體委員暨國姓會頭家爐主，通力合作之下功德圓滿。
民國八十八年 十月二日	八月廿三日	救助921震災本廟捐助壹拾萬元正，連同各委員及信徒合計貳拾萬元正，由鄭主委暨委員送達花蓮縣政府轉入921震災救助專戶，聊表同胞愛。
民國八十九年		本廟150週年慶典
民國九十年		召開本廟第五屆第一次信徒大會，會中審議年度預決算，並改選委員結果，由鄭芳草先生當選第五屆主任委員，陳清人先生為常務監長委員。
民國九十一年 二月一日	十二月二十日	至南投草屯登瀛書院迎請文昌帝君分靈至本廟恭奉。
民國九十二年 四廿六日	三月廿五日	南投草屯登瀛書院至本廟會香。
民國九十三年		第一次舉辦文昌帝君誕「三獻禮」古禮祭典，之後每年傳承。
民國九十四年		開台聖王鄭成功廟宇九十四年春季聯合祭典暨聯誼大會，由宜蘭縣冬山龍安宮承辦，本廟組團遊覽車一輛參加，圓滿達成任務。
民國九十五年	九月廿四日	因鄭芳草主委身體不適請辭主任委員一職，本廟於四月十二日補選第六屆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由李建興當選為新任主任委員。

(資料來源：花蓮市延平王廟所編印《延平王廟與花蓮開發史》之大事年表)

4、歷史文物：下方為寺廟保留至今的古物



圖(八)



圖(九)



圖(十)



圖(十一)

(資料來源：花蓮市延平王廟所編印《延平王廟與花蓮開發史》)

四、從延平郡王廟的楹聯看文人筆下的花蓮

透過與延平郡王廟第一任主委詹燕清訪談了解廟宇中的楹聯，有部份是詹先生靠著其父親自小給予的教導，和自己對於延平郡王廟的了解所撰寫的，剩下的是從書上翻閱而得，其中的五對楹聯是請一位名叫「陳香」的先生所撰寫，一對要價三千元，在當時可是一筆不小的數目！

「延明社憑心赤手為孤忠留沃壤 平草萊逐紅毛地以亮節起馨香」
「復明丹心照萬古 開台勳業著千秋」

斗大的讚頌便如此高掛於廟中的柱子上，而這些楹聯中有「延明」、「復明」……等意味著復興的字句，因初來開墾時，常受四周原住民擾亂而起衝突，復興似乎有振奮人心的作用。也因為當時能寫出楹聯的人是少之又少，我們對於陳香起了更大的興趣！

對於陳香的生平，我們先透過網路查詢陳香是何許人也，發現他是花蓮一位擅長創作詩文的作家，於是我們再進一步前往文化中心尋找陳香的資料，在文化中心的參考室裡，有關於陳香的詳細生平及著作。

陳香，字號炳烟，筆名：沉吟、蘿莎、卜一方、石墨翰，生於民前五年十一月七日，卒於民國七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主要創作文類有：詩歌、劇本……等等，其著作有從楹聯古今談〔上〕〔下〕、詩中用字談趣、中央山脈與台灣東部、洄瀾集、蘇東坡別傳、李白評傳……等，多種不同領域的著作，雖然陳香出生於廈門，但是對於花蓮這片土地仍有十分的熱愛，在其著作——花蓮縣人物掌故中，我們也發現了更多「出產」於花蓮十六股的名人，或許這也間接應證了廟公說的話，初次拜訪延平郡王廟時，廟公便毫不吝嗇的把所見所聞告訴我們，他還表示，延平郡王廟所興建的位置在風水地理上是非常難得的，風水師更大讚此地為蓮花之穴，而十六股，確實也「出產」了不少的名人，例如：馬有岳，一向熱心公益，是一位評議委員，在主持台灣高等法院在東部地區籌設分院促進會議時，突然暈倒，爾後救治無效，逝世於民國五十五年六月二十二日。馬有岳生前十分贊同對於台灣東部的交通建設，站在工程師專業的立場，馬有岳先後大力推動建築通往台東與蘇澳的兩條公路，還希望政府能將花蓮港開放成為國際港，必定對台灣東部的發展有很大的幫助，在馬有岳與世長辭後，陳香為了表達對其的哀念，寫下了悼詩四首。以下是其中一首：

張惶欲曙行星隕，誰聽承塵鵬鳥啼。
奇正尋端憐曼倩，死生合數惜昌黎。

附蟬既自慚多事，扼虎焉曾歎費題。
蘭蕙開殘潮水咽，嵩歌迴唱夕陽迷。〔註三十一〕

如此讚賞與遺憾卻挽回不了平易近人的馬有岳，在無奈之間，彷彿又見到了馬有岳寧願身處宴席和眾多卡車司機一同暢飲啤酒的畫面，卻不肯踏入高級西餐廳和不知人間疾苦的高官高談闊論。具有遠見的建言，是馬有岳的特色，陳香更說出了「馬有岳善於『搭台』，但却不耐煩『做戲』」的評論。

另外，楊仲鯨，亦出現於「花蓮縣人物掌故」這本書中，楊仲鯨是花蓮首任民選縣長，字「臺領」，號「蓮鑰」，生於民國前十四年三月八日，卒於民國五十六年三月十一日，在楊仲鯨病逝時，陳香先生亦作了一首詩表示悼惜。詩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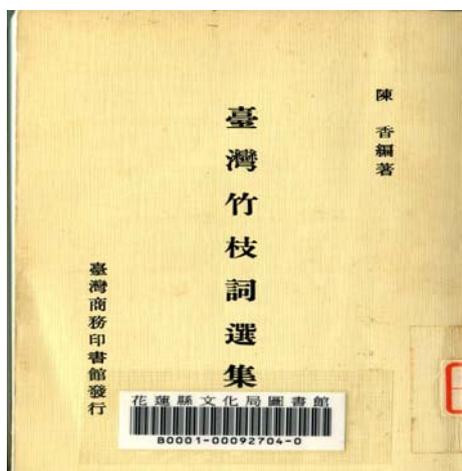
濁水滔滔清水清，洄瀾草短石鮮明。
是非得解風神健，功過何妨月旦評。
黃鳥枝頭窺父老，白蘋岸畔揖公卿。
先浮宦海三年半，似趁雷霆一發案。〔註三十二〕

對於花蓮縣有極大貢獻的楊仲鯨，獲得陳香此一不捨與評價，或許還稍嫌不足呢！如此愛花蓮人之下，陳香更愛花蓮這片淨土。陳香於臺灣竹枝詞選集此本作品當中，也蒐集了有關花蓮的作品。作品如下：

花蓮港竹枝詞〔註三十三〕 許柱珠

開路兵丁骨久枯，花蓮漸變一新都。連峰疊嶂溪流密，險阻雖存異畏途。

此作品可說是將花蓮開發之艱苦描繪的栩栩如生，開墾花蓮的先民，寧願冒險繼續堅持下去。



圖(十二) (資料來源：花蓮市文化局地方參考室)

另外，愛好花蓮的文人也是不少，因為漢人在花蓮的拓墾，直到嘉慶十七年〔1812年〕以後，才頗具規模，而當初的墾地位於今日的吉安、壽豐及花蓮市一帶，咸豐元年〔1851〕，黃阿鳳帶領了群眾到奇萊北部開拓土地，在美崙山附近建立了「十六股」此聚落，也因此留下了先民開墾聚落「十六股」的遺跡，爾後，約於日據時期，有些詩人曾短暫旅遊或是長期居住於花蓮，也替花蓮譜出不少古典文學，替缺乏古典詩歌的花蓮添上一筆，其中有：

1、駱香林〔1895-1977〕，名榮基，字香林，新竹人。其以花蓮為主題的作品有：

辛卯 民國四十年

A、花蓮地震歌三十韻〔註三十四〕

大地如搖籃。倉皇失舉措。屋高若累卵。駭奔似脫兔。吾廬大道旁。十步九顛仆。欸聞崩潰聲。盡市起埃霧。伏傷出瓦礫。渾身如泥塑。輾轉道路間。有家誰敢顧。戎幕張廣野。因墻作露寓。民細亦生靈。兢兢同戒懼。昨云海嘯來。波平還如故。美崙指顧問。老少爭奔赴。歸來方一笑。慚愧眾人誤。連日斷水火。蓐食饜草具。荒荒市廛間。泥穢失故步。氛祲吁可虞。冷風吹旦暮。震源大海中。餘震不知數。有史三百年。此患未始遇。山崩墜土石。崖斷削高樹。平田忽墳起。井乾水亦汙。裂地出瓦斯。吹火如明炷。泉或塞其源。溪或更分注。軌鐵曲如蛇。萬貨困轉輸。上有軫念心。弔唁日在路。惻隱仁者懷。生恤死則賻。誰言杯水惠。亦足存轍鮒。樑棟仰林場。水泥半捐募。諸農授寒衣。釋子得乳哺。他日介壽村。貧者先得住。洄瀾夙病水。水墻何日固。新市望眼中。官債未即付。為言保赤人。遲爾候春煦。

此一作品的題材恰好是當時延平郡王廟遭受襲擊的同一個地震，因為此地震讓廟宇倒塌，而重建廟宇，駱香林又寫了這篇花蓮地震歌三十韻，想必當初的地震一定十分驚人。

B.崑崙瀨〔註三十五〕

巨索挽輕舟。喧豕下瀆瀑。篙師習風濤。暗礁利劍鏃。何當開水門。平舖溪水綠。

從「巨索挽輕舟」可得知，先民是從美崙溪以繩拉舟的方式上岸，花費體力可想而知。

C.花蓮縣歌〔註三十六〕

花蓮縣。山連天。海連天。綠野茫茫山海間。溪流百折波淪漣。山鄉兩同胞。與我先民同開邊。鑿山濬海。以通車船。物欲富。田多耕。工商勃興。普裕民生。

遐邇一體。親愛精誠。衛鄉衛國作干城。

「山連天」、「海連天」精準的點出花蓮鬼斧神工的自然景觀，而作品中表示花蓮縣之生活是非常美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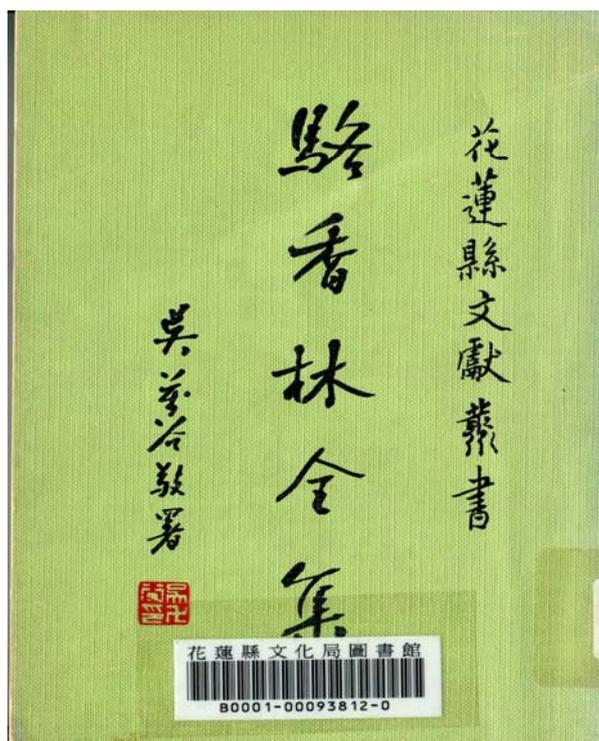
而駱香林先生的作品中亦有以十六股為題材。如下：

D.春日遊八螺山〔註三十七〕

兵革寓農地，浮橋指顧問。人言十六股，地近八螺山。
曲徑入幽僻，輕車最往環。但聞啼鳥亂，杖履去閑閑。

E.豐川溪〔註三十八〕

園蔬十手浣塗呢，薄澣衣裳亦此溪。濯足濯纓君記取，在山身價出山低。



圖(十三) (資料來源：花蓮市文化局地方參考室)

2、陳竹峰，新竹人，生於日據時期。《寄園吟草》詩集以花蓮為題材的歌詠近百首，以下為以花蓮十六股為題材的作品：

A、遊十六股〔註三十九〕

蔗芽漸長綠初齊，鋤禾山農立小畦。鴨戲溪頭流水緩，童騎牛背夕陽低。

B、曉霽上八螺山〔註四十〕

閒步天將曉，青山送笑顰。溪斜常積石，雨霽少行人。
出廟中敲緩，穿林鳥去頻。清風知客意，陌上爰逡巡。

看完這兩篇作品，讓我有優閒田園生活的感覺，彷彿耳邊還響起了輕鬆的鄉村音樂，田園之樂，盡在之間。

3、李碩卿。作《東臺吟草》於日據昭和七年〔1932〕，此作品中亦有以花蓮十六股為題材的詩歌：

A、十六股〔註四十一〕

冒險先行到海濱，停辛茹苦闢荆榛。東臺今日徵文獻，開物應推十六人。

此篇作品與以上提到許柱珠所作的花蓮港竹枝詞、駱香林所作的崑崙瀨皆有異曲同工之妙，將先民冒險患難的精神和過程，描摹的淋漓盡致，好若那勇敢的十六人即在眼前。

以上作品皆可謂「文人筆下的花蓮」，在接受這些古典詩歌的洗禮後，讓我對於花蓮的美又朦上了一層色彩，而今日我能立足於此——令人眷戀的故鄉，我能習得先民智慧的傳承，一切都只能歸功於當時紮紮實實一刀一鋤建立基礎的先民，俗話說「飲水思源」，當眾人享受先進的科技技術和舒適的生活，又豈能料想的道，當初先民開墾的苦？我們是該感謝，由衷感謝一切源頭。

參●結論

從歷史文獻，到廟宇的探訪，再到文人筆下的花蓮，我們似乎走過了先人的足跡，漢人在這個地開發的艱辛過程歷歷在目。我們牽著單車，在夕陽餘暉之時緩緩的走過，延平王廟金碧輝煌的外觀，以及刻著歷史痕跡的石碑，像是在告訴我們黃阿鳳、林蒼安等人開墾的努力以及種種困境；像是在告訴我們延平王、文昌帝君等神明，在漢人心中難以泯滅的地位；連文人們也被它的歷史給吸引了，陳香、駱香林等人都有提過有關這間延平王廟以及十六股的楹聯或是詩篇。我們牽著單車，輕輕的走過，彷彿看見了這間廟宇盛衰的轉變，好像穿越了時空的界線，遊走在過去一百五十幾年，遊走在我們所生長的花蓮。

肆●引註資料

註一、花蓮市延平王廟。2009年3月27日，取自

<http://yanping.modoworld.com/Mainpage.asp>

註二、駱香林、苗允豐(1979)。花蓮縣志卷五一民族、宗教。花蓮縣：花蓮縣文獻委員會。

註三、同註一。

註四、陳香(1982)。花蓮縣人物掌故。花蓮市：花蓮縣文獻委員會。

註五、同註一。

註六、花蓮縣開發之策源地復興庄、復興宮及其沿革—由詹燕清先生口述。

註七、林炬璧、姚誠、張政勝(2001)。花蓮講古。花蓮市：花師院鄉文所。

註八、同註七。

註九、十六股城與延平王廟。2009年3月28日，取自

<http://www.wretch.cc/blog/liquormania/6096936>

註十、同註七。

註十一、走讀臺灣—花蓮縣花蓮市。2009年3月28日，取自

http://public.cm-media.com.tw/wrtweb/c_wrtweb/1001501/hu08_2.htm

註十二、同註七。

註十三、李宜憲老師。2009年3月29日，取自

<http://library.taiwanschoolnet.org/cyberfair2002/C0225970034/008-05.htm>

註十四、同註七。

註十五、同註十三。

註十六、花蓮市原住民阿美族——傳統部落地誌。2009年3月29日，取自
<http://web1.hlhs.hlc.edu.tw/history2/95tousheng-8.htm>

註十七、同註六。

註十八、同註四。

註十九、駱香林、苗允豐(1978)。花蓮縣志卷十一土地。花蓮縣：花蓮縣文獻委員會。

註二十、潘繼道(1999)。花蓮舊地名探源——被遺忘的「奇萊」民族與其故事。花蓮縣政府：第二屆鄉土教育學術論文研討會論文集(第95頁至第103頁)。花蓮縣：花蓮縣政府。

註二十一、同二十。

註二十二、花蓮。2009年3月29日，取自
<http://content.edu.tw/local/hwalein/guofong/hlc/00.htm>

註二十三、林炬壁(1984)。史蹟源流研究推廣活動—花蓮史蹟源流專輯。花蓮縣：花蓮縣文獻委員會。

註二十四、12個原住民族 可望再添1個族 - 痕跡... - 無名小站。2009年3月29日，取自
<http://www.wretch.cc/blog/fsj/2172112>

註二十五、同註二十三。

註二十六、同二十。

註二十七、楊守全(1984)。花蓮的開拓與發展。花蓮縣：花蓮縣文獻委員會。

註二十八、同註十六。

註二十九、花蓮市公所全球資訊服務網。2009年3月29日，取自
http://www.hualien.gov.tw/root/root_2.htm

註三十、駱香林、苗允豐(1983)。花蓮縣志卷二—總記、疆域。花蓮縣：花蓮縣

文獻委員會。

註三十一、陳香(1982)。花蓮縣人物掌故。花蓮市：花蓮縣文獻委員會。

註三十二、同註三十一。

註三十三、陳香（主編）(1983)。臺灣竹枝詞選集。臺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

註三十四、王彥〔主編〕〔1980〕。駱香林全集。花蓮縣：花蓮縣文獻委員會。

註三十五、同註三十四。

註三十六、同註三十四。

註三十七、台灣古典詩文在國小課程的應用。2009年3月12日，取自
www.nhlue.edu.tw/~taiwanese/word/t6.doc

註三十八、同註三十七。

註三十九、同註三十七。

註四十、同註三十七。

註四十一、同註三十七。

Untitled Document。2009年3月29日，取自
<http://library.taiwanschoolnet.org/cyberfair2001/C0136970107/p12.htm>

花蓮縣鄉土史料(1998)。耆老口述歷史。花蓮市：花蓮縣文獻委員會。

黃慧文(2002)。寺廟的匾聯文化—以花蓮延平王廟為核心之研究。花蓮教育大學：碩士論文。

花蓮市延平王廟管理委員會(2007年8月12日)。延平王廟與花蓮開發史。花蓮市：延平王廟。

花蓮縣政府(1984)。花蓮縣寺廟專輯。花蓮市：花蓮縣政府。